

# 【大学高中化】，是过度管理还是迫不得已？



上课上交手机、统一早晚自习、设立家委会……近年来，“大学高中化”成为网上热议的话题。“大学高中化”是指如今高等院校在教育模式、管理方式与学生发展目标等方面日益接近高中教育的现象。那么，大学会成为下一个高中吗？“大学高中化”有哪些表现，又为何出现？羊城晚报记者进行了采访。



人。不断上涨的学生数为高校管理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。

随着招生人数增加，生源更加广泛，高校不得不从最基本的行为习惯抓起，对学生实施各种严格的管理要求。陈志文认为：“这些做法实际上都是在补中小学的课，培养基本的学习习惯，否则孩子们就‘放羊’了。”同时，在中学阶段，一些教师为了鼓舞学生学习，会向学生传播“上了大学就轻松了”的类似言论。不少学生经历了从小学到高中的严格而细致的管理，却并未培养起自制力，到了大学阶段很容易沉溺于娱乐而荒废学业，有的甚至面临难以毕业的处境。在经历了早晚自习的严格管理后，一名大学毕业生认为，虽然学校管理较严格，但实施学风建设改革以来，学校考研率实现了提升，校园文化氛围也在改善。

## 3.

### 大学“高中化”原因一在于家长

尽管“高中化”的管理可以帮助高校学生培养自制力，但作为成年人，高校学生们仍旧渴望更加自由的学习环境。对于即将踏入社会的学生，“大学高中化”并非长久之策。然而，“高中化”的趋势却不易改变。对此，陈志文指出，目前社会舆论和家长对于学校的“绑架”也不可忽视。

陈志文介绍，一位顶尖大学教师曾为他介绍过组建家长群的历程。学校以往并没有家长群，但新学期开学后一部分家长频繁催促辅导员，甚至找系里的领导，不断引经据典并拿其他高校类似做法当范例，迫使辅导员组建了家长群。

一些过度关注的父母想持续关注孩子，尤其是大量来自城市家庭的父母，不自觉地仍然想当“直升机父母”，希望关注了解孩子的情况，这是各种家长群诞生的主要原因。”陈志文表示，“此外，一旦学生出现问题，社会舆论往往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批评高校。比如学生挂科拿不到毕业证时，家长就会指责学校为什么不提前告知父母。这时大家都忘记了孩子早已成人。”

“近年来一些高校的学业预警被舆论高度关注，其实很多高校都有了类似学业预警规定。学业预警制度本身就是为了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而推出的。”陈志文说，“按理来说，一个合格的大学生，本就应该知道不及格是拿不到学位的，但孩子们不为所动，于是学校不得不频繁预警，目的不仅仅是警示提醒孩子，也是同步告知家长，让家长协同配合的同时，也是为事后拿不到毕业证做好铺垫，避免陷入家长无端指责与抱怨。”

陈志文指出，当前一些大学生被过度呵护，缺乏足够的历练，这些堆积的问题全部在大学爆发，一旦出现问题，常常被归结为大学的责任。“把大学生当中学生管，大学老师当回了中学老师，实属无奈。”陈志文说，“显然，我们需要更好的解决办法。”

## 1. 大学生进课堂也要交手机

近年来，与中小学类似，不少高校开始要求学生上交手机，并进行严格的课堂考勤。“我们学校这学期刚开始实施手机禁令，要求学生每节课都要把手机交到手机袋里，有的课程根据手机是否上交来签到，没交算作旷课。”广州某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大二学生告诉记者。不过，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这位学生反映：“这项政策遭到了几乎所有的反对，于是不少同学购买了备用手机。”

手机签到只是考勤的方式之一。目前，不少高校课堂普遍要求点名签到，许多高校教师采用“花式手段”点名。例如，一些教师用每几秒钟刷新一次的二维码考勤，防止学生将考勤码转发给同学；一些教师利用地点定位、手势拍

照打卡等方式，防止学生远程签到；一些教师甚至采取“反向点名”的奇特方式，要求来上课的学生不用打卡，从而推断出参与了线上打卡的学生是没来上课的。

“除了上交手机，我们学校还有许多繁琐规定。”湖南某高校的一名学生反映，“大学四年我们都需要晚自习，大一是集中自习，大二到大四要每周日到周四晚上7点到9点在寝室自习，周日晚上要参加晚点名。”广东某高校的一名大二学生介绍：“我们学校大部分学院都有早读，每周一三五从七点半到八点早读，周二周四同一时间去操场自由晨练。早读时学委要统计人数，缺勤名单会在微信群公示。如果参加了社团，可以参与社团训练而不用去早读，但社团训练也要

## 2. 组建“家长群”追踪学生动态

无独有偶，去年，高校组建家长群的话题冲上热搜，不少网友认为高校阶段还设置家长群是一件“离谱”的事情。不过，尽管反对声浪高涨，组建家长群的行为仍时有发生。

近年，多所院校均有学生在网上反映，在年级或班级要求组建家长群，让学生提醒家长入群，不得自己冒名顶替家长。四川某高校还开设了线上家校联系会，要求同学们在线上会议中逐个汇报学习成绩和平时学习情况。此外，一些

高校在请假制度中不仅需要学生提交事假或病假的证明，还设置了家长同意环节，不经家长同意，学生无法离校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某些高校中，学生即使周末没有课程，离校也必须向辅导员请假。

从集中自习、晚归管理到组建家长群，高校这些严格的管理措施往往会遭到学生的反对。这是高校对学生的过度管理还是高校的迫不得已？“大学生都是完全的刑事责任人，高校还将他们当作未成年的中学生管，显然存在错误、错位。”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，“不过，这也是大学被逼无奈。”

其实，“大学高中化”与高等教育普及的历程息息相关。1998年是大扩招的前一年，职高加普高共招生930万人，但是到了2024年，高校招生则有1070万

## 3.

### 大学“高中化”原因一在于家长

尽管“高中化”的管理可以帮助高校学生培养自制力，但作为成年人，高校学生们仍旧渴望更加自由的学习环境。对于即将踏入社会的学生，“大学高中化”并非长久之策。然而，“高中化”的趋势却不易改变。对此，陈志文指出，目前社会舆论和家长对于学校的“绑架”也不可忽视。

陈志文介绍，一位顶尖大学教师曾为他介绍过组建家长群的历程。学校以往并没有家长群，但新学期开学后一部分家长频繁催促辅导员，甚至找系里的领导，不断引经据典并拿其他高校类似做法当范例，迫使辅导员组建了家长群。

一些过度关注的父母想持续关注孩子，尤其是大量来自城市家庭的父母，不自觉地仍然想当“直升机父母”，希望关注了解孩子的情况，这是各种家长群诞生的主要原因。”陈志文表示，“此外，一旦学生出现问题，社会舆论往往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批评高校。比如学生挂科拿不到毕业证时，家长就会指责学校为什么不提前告知父母。这时大家都忘记了孩子早已成年。”

“近年来一些高校的学业预警被舆论高度关注，其实很多高校都有了类似学业预警规定。学业预警制度本身就是为了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而推出的。”陈志文说，“按理来说，一个合格的大学生，本就应该知道不及格是拿不到学位的，但孩子们不为所动，于是学校不得不频繁预警，目的不仅仅是警示提醒孩子，也是同步告知家长，让家长协同配合的同时，也是为事后拿不到毕业证做好铺垫，避免陷入家长无端指责与抱怨。”

陈志文指出，当前一些大学生被过度呵护，缺乏足够的历练，这些堆积的问题全部在大学爆发，一旦出现问题，常常被归结为大学的责任。“把大学生当中学生管，大学老师当回了中学老师，实属无奈。”陈志文说，“显然，我们需要更好的解决办法。”

本版图片/视觉中国（除署名外）

## “押题大师”是陷阱！

### 选择AI学习产品时应避免被误导

#### 从“逆袭”到“必中”，AI押题成“流量诱饵”

在多个电商平台与社交媒体搜索“AI高考试题”，能找到数百种相关商品，价格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。

记者调查发现，有的机构借助AI押题进行引流，吸引用户购买会员，提供AI辅导、学习资料下载、在线答疑等服务。其中不少商家直接用AI为宣传噱头，甚至配以“大数据分析”“绝密流出”“命题组最新动向”等字眼。

除了直接售卖押题试卷，还有商家推出押题线上课程，通过线上直播或录播的方式“授课”。一位“专业顾问”称，AI押题分科收费，如语文作文，押题100%必中的项目收费880元，其他科目按照“套餐”收费，从几百元到一两千元不等。

“专业顾问”还发来“AI押题大模型”宣传页，声称“预测命中率高达90.5%”，但对

“未押中是否退钱”避而不谈。

成都市一名高三学生说，自己和班里不少同学会购买AI押题产品，或在网上浏览相关帖子作为“知识储备”。有受访家长认为，“孩子每天做大量的题，感觉有些盲目，要是AI能精准地找出重点，就能节省很多精力。”

兰州市一所省级示范性高中一位高三班主任说，学校有不少高考生购买了AI押题试卷或预测试题，文科类居多，AI预测的语文、英语作文以及史地政的“大题”受到“热捧”。

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罗杨洋认为，教育市场竞争激烈，商家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，不断挖掘新的卖点，AI押题便成为新噱头和高考教辅市场的“新风口”。

同时，部分考生和家长有“多多益善”“宁缺毋滥”的心态，盲目信任AI，一些商家的宣传恰好迎合了这一心理。

#### 偷换概念、虚假宣传编织的“换装游戏”

杨涵雄说，高考的命题素材均需通过多重加密渠道传输，确保试题在开考前处于绝对保密状态，不会被任何AI捕捉到。而且高考命题有着动态反押题机制，会对比过往五年所有模拟题进行相似度筛查，确保新题与历史公开题的重合率很低。

在跨学科融合大背景下，押题命中率更被缩小，比如2023年全国I卷语文卷，要求用拓扑学原理解读《红楼梦》叙事结构，历史卷要求通过16世纪白银流动数据重构全球经济史，其核心目标是区分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跨学科的知识储备。

“同一个考点，出题时具体用什么材料、怎样设问等这都无法预测。”云南一位中学教师路雯雯说，一些所谓AI预测的题目只是在历年真题基础上简单更换了数字或表述，完全没有体现出创新性和前瞻性。

#### 让“押题大师”真正变“学习搭子”

虽然“AI押题”市场乱象丛生，但AI技术本身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有很大潜力。专家建议，应从多方面规范高考教辅市场、发挥技术优势，对AI的教育功能“趋利避害”。

北京师范大学教授、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执行主任余胜泉建议，学校和教师要积极正向引导，鼓励教师利用AI技术进行学情分析，通过智能阅卷系统了解学生薄弱环节，开展精准教学，但要明确告知学生，AI只是学习的辅助工具，不能替代学校和老师指导下的系统复习。

教育部门应对打着人工智能旗号的“押题大师”加强监管。路雯雯建议，建立AI教育产品备案制度，要求商家提供算

受访教育工作者认为，从近年高考试卷看，高考内容和命题改革鲜明体现出从“解答题目”向“解决问题”转变的导向，突出对关键能力、思维品质和学科素养的考查。显然，这些能力的提升需要长期的扎实学习和深厚积累，而非“投机取巧”的押题和应试技巧所能应对。

不仅如此，AI押题的“误导性宣传”甚至可能对学生的高考思路造成误导，扰乱其正常学习方式与节奏。有学生家长反映，孩子购买AI押题课程后，起初花了大量时间背诵所谓的“必考题”，忽视了基础知识和课堂内容的学习，直到发现影响了模拟考试成绩后才“重回正轨”。

多名教育从业者表示，中考备考需要系统复习，依赖押题产品不仅浪费时间，还可能让学生产生投机心理，从而忽视重点知识复习，影响正常备考。

法说明和效果验证报告，同时加大对虚假宣传的处罚力度，将违规商家列入黑名单，通过官方渠道发布消费警示，提醒考生和家长理性看待AI押题。

相关企业也需不断“提质增效”。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罗杨洋建议，可有针对性地开发真正有助于学习的AI产品，比如个性化学习规划，建立透明的产品说明机制，如实告知用户产品功能和局限性，而不是打着押题旗号进行商业炒作。

考试没有捷径，还是要以教材和真题为基础，制定科学、扎实的复习计划。选择AI学习产品时，优先考虑具备教育资源、口碑良好的正规平台，避免被夸大宣

传误导。

文/图 羊城晚报记者 崔文灿

时隔6年，广州市财经商贸职业学校微羽民乐团再度面向社会公演。6月6日晚，微羽民乐团54名学生演员、指导教师，以及来自广东音乐曲艺团的几位演奏者在荔湾区彩虹曲苑剧院，为公众上演了一场广东音乐盛宴。令人惊叹的是，舞台上这些青年乐手，大多在一年前还是民乐零基础的“门外汉”。



## A 当传统民乐遇见Z世代

“同学们都是零基础起步，付出的努力远超专业乐团！”乐团指挥严玉璇感慨道。与知名高中拥有音乐基础的乐手不同，微羽民乐团的同学们入学时几乎从未接触过乐器，甚至不识乐理。训练这群“一张白纸”的孩子，意味着老师们要从最基础的乐理知识教起，再传授演奏技能，倾注了成倍的心血。

自去年9月筹备开始，学生们利用课余时间争分夺秒排练。短短两个学期、约8个月时间中，这群零基础的职校生便将《金蛇狂舞》《彩云追月》《战台风》《采茶扑蝶》《步步高》等经典民乐，以及改编自流行音乐的《萱草花》《青花瓷》《中国心》等曲目搬上专业舞台。尽管演奏尚显青涩，但严玉璇坚定地为学生点赞：“他们今天的演出堪称完美！”

记者留意到，当晚的乐手中，出现了新疆班少数民族学生的身影，广东音乐对她们而言本是陌生领域。而即便是本地学生，多数也是在入围后首次接触本土音乐。

严玉璇介绍，这位孩子日常常听的是网络歌曲，最初是被乐器音色吸引入团。为跨越文化差异、激发年轻学子的兴趣，乐团开创“传统+新编”教学模式：在坚守经典广东音乐传承的同时，巧妙将流行曲目改编为民族乐版本。

“熟悉的旋律让孩子们更容易上手，兴趣浓了，再通过系统学习，他们逐渐理解并爱上了广东音乐。”严玉璇说。

## 音乐零基础八个月登台

### 广州职校民乐团时隔6年再公演

## B 指导教师：起点虽晚，受益终身

微羽民乐团成立于2017年，八年间规模持续壮大——从最初的20余人，发展至如今拥有50多名参演学生的成熟乐团。乐团编制也从5个声部扩展为7个声部，尤其完善了“阮”族乐器配置，新增大阮、小阮、高音阮等，使乐团音响层次更为饱满。

2019年，这支来自中职学校的民乐团曾首次公演，此后数年仅在校内汇报演出，此次再度面向社会演出，距离上次公演已隔6年之久。

“一个是疫情因素，更重要的是传承容易‘断层’。”严玉璇坦言，中职学生零基础起步，学习进度差异大，且面临特殊学业压力。如电商专业的学生，每学期有长达1个半月到2个月的专业实训期，这期间他们完全无法参与乐团排练。“零基础的孩子要出成绩，必须投入大量时间积累，有时一年都不够，需要‘天时地利人和’，更要一批特别刻苦的学生和老师的全力支持。”

广州市财经商贸职业学校二年级学生严一含是零基础入团的典型。她坦言最初选修中阮仅因“想有个拿得出手的乐器”，但学习过程充满挑战，“按弦手很痛，音不准时特别烦躁。”坚持一年后，她发现了新乐趣。“现在看谱就能弹出喜欢的歌，成了最好的放松方式。”为备战此次公演，她最近一个月每周训练3至4次，每次长达2至3小时，最终完成了1首独奏和4首合奏。

相较于起点更高的重点高中成熟乐团，微羽民乐团的“逆袭”之路更显不易。尽管学生们大多在十五六岁才接触乐器，错过了所谓“最佳启蒙年龄”，但严玉璇和她的同事们坚信，学习音乐，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。“这些孩子最幸运的是能在学校接触到非遗传承的乐器。毕业后，他们不仅拥有了专业技能，更掌握了一门终身受益的才艺。”